

無產階級作家高爾基



著編文一

行刊司公誌雜海上

刊叢究研基爾高

基爾高家作級階產無

著編文一。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版

無產階級作家高爾基

高爾基研究叢刊



編著者 一文

發行者 張靜廬

發行所 上海雜誌公司

上海 寧波路六五五號
漢口 文通路
長沙 府正街
昆明 武成路

編號 445 版稅 104

滬 0001—2000

代序

在俄國，很少作家像瑪克辛·高爾基一樣，一樣是出身於社會的底層，而又實際寫出那底層的生活的。從開始發表作品的時候起，他便以特殊勇敢與清新的調子，吸引了俄國廣大讀者的注意；同時，他所描寫的，又都是無產階級的人物和事實，是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代表人，他的一生，是作家和戰士二者構成的。十月革命以後，他更成為蘇聯文學的奠基者。

像這樣偉大的一位無產階級作家的誕生，不但在俄國是一件事，而且，他對於世界文學的影響，當然也是不可爭辯的。

今天來介紹他的光輝的生平，實在有廣泛的教育作用和現實意義。

目次

代序	一
童年時代的生活	二六
喀山時代	四二
到鄉村去	四六
守夜人	五三
故鄉之行	六一
南俄浪遊	六六
事業和道路	七〇
光榮的聲譽	七四
海燕之歌	七四

契訶夫·丹欽柯·藝術劇院·····七八

革命的暴風雨·····八四

主要的作品·····九二

附錄

高爾基(中譯本)著作編目

童年時代的生活

一八六八年三月二十八日，高爾基（阿歷克賽·瑪克西姆維奇·皮西科夫）生於

尼巖尼·諾夫戈洛德^①。那是旁伏爾迦河的一個大城。是在十七歲的時候，父親離開了祖父沙瓦梯·皮西科夫。祖父曾經在沙皇的軍隊裏做過軍官，對待部下向以殘暴著名，就是對待兒子也是非常惡毒的。有一次，兒子要從家裏逃走，他竟放獵犬出來追趕。但父親終於從他那裏逃出來，步行到這城市。到這城市以後，便在這城市的一家木匠店裏當學徒。這家木匠店的隔壁，是卡西林家開的染織店。後來，父親和卡西林家的女兒結了婚。母親瓦麗亞，有着非常恬靜的性格，平常總是收拾得十分整潔，而他的父親，他由外祖母阿庫林娜·伊凡諾夫娜的追述裏面，知道父親是一個多麼光輝

的人。他在祖父那裏受了許多罪，但還是用和愛、善良的微笑面對世界。這樣聰明，這樣愉快的父親的影子，雖然模糊，然而始終環繞着他。

高爾基生下來以後不久，便和父親、母親住在一起，住在叫做阿斯特拉漢地方。從生下來一直到長大五歲的時候，高爾基都是在過着悲慘的日子。

說是悲慘，那是一點也不假的；從五歲的時候起，伴着高爾基成長的，便是那樣艱苦的日子，年齡才祇五歲，他的父親就被傳染上虎列拉死了。於是在這世界上，他變成了要靠自己奮鬥的孤兒。

關於高爾基父親的死，高爾基在我的童年裏面便寫得很詳細很生動：

「在一間狹窄的黑暗屋子裏，我的父親穿着一件很長的白衣裳，躺在窗下的地板上，他的赤腳的脚趾古怪地張開着，他那和平地放在胸上的安靜的手兒的手指彎曲着；他的快樂的眼睛緊閉在兩個銅錢似的黑圓圈下面；他的靜靜的面上的光彩消滅

○這城市從一九三二年起已經改名為高爾基城。這以後，便永遠成了一個充滿歷史性、紀念性的城市。

了，我呢，被他那露着牙齒的怪樣子嚇得心怕。

我的母親胡亂地圍着一條紅裙，跪在我父親身旁，就是用我時常切西瓜皮用的那一個黑梳子，梳着他的長而柔輦的頭髮，從額上梳到頸背上；她以低低的粗啞的聲音不斷地說着；而她的浮腫的眼睛彷彿一定要被不斷流着的眼淚衝走了。」

這是高爾基自己描寫的關於他父親的死。「死」是多麼無情，多麼可怕，「死」會奪去一個活生生的人，也不管這個人怎樣爲未死的人所需要。但是，在他父親的血液裏蘊藏着的永遠大胆，永遠能夠反抗的精神，却也留在高爾基的血液裏面。

當時，高爾基沒有痛哭，他忍受着別人的哭聲，母親的和外祖母的。正是掘墓人要抬起父親的屍體的時候，母親忽然沉重地倒在地上，但幾乎又是在同一個時候翻身來；連頭髮也拖散着。母親原來是一個有身孕的人，此刻，她大概是快要分娩了，腹痛使她的臉變成了鉛青色。他躲在箱子後面，看見母親因爲絞痛喘氣，而且還咬緊了牙齒，他看見一個小生命就要生產下來。

當天，高爾基父親的屍體沒有下葬，是在一個雨天，他跟着母親和外祖母，把父

親送到墓場，看見掘墓的人，掘了一個深坑，棺材扛進坑內，棺蓋上還跳着兩隻青蛙。睡在棺材裏面的父親，便在這新掘的深坑裏躺下了。

父親死了以後，他跟母親和外祖母一起生活。他的外祖母是一個好心的慈祥的老太太，特別喜歡高爾基，——這不幸在五歲就死了父親的小外孫。常常在俄羅斯有的寒冷的夜晚，爲高爾基講些神話，講些美麗的往事，或者唱着許多有名的歌謠，使她的小外孫受到知識的灌輸。甚至，在有一個晚上，還告訴他父親向他母親談愛的故事。從外祖母的敘述裏，他知道父親求婚怎樣被他的外祖父華西里·華西里維。卡西林堅決反對，又怎樣由外祖母幫助了他父母的婚姻。原來，外祖父起先祇是伏爾加河的一個苦力，經過一段長期的苦力生活，才得到一個染織店的老闆位置，現在，一個生活前途都毫無把握的人，竟想娶自己的女兒，外祖父怎樣會答應呢。然而，外祖母甯願受氣，挨揍，終於使一對相愛的男女——高爾基的父親和母親完成了婚禮。

高爾基自己說，在外祖母沒有闖進他的生活以前，他彷彿還在沉睡裏面，而當她出現以後，他便被喚醒過來，領着他看見了陽光；並且成爲他一生當中最知心，最親

愛而又是最了解他的朋友，愛和溫暖充實了他的心靈，同時，一種忍受艱苦生活所必需的精力，也在外祖母的教育中培養起來了。

從這個時候起，高爾基的外祖母在他一生中就佔了很大的地位。

在阿斯特拉漢過了沒有好久，他的外祖母便帶他回到他出生的地方，——尼幾尼·諾夫戈洛德，到阿斯特拉漢因為俄國的皇帝駕臨，要在那兒建築一個凱旋門，他的父親得着這件生意，才由尼幾尼·諾夫戈洛德，到阿斯特拉漢，現在，父親在那兒被他傳染上霍亂死了，他們已經沒有繼續呆在那兒的必要。

他們乘一隻小汽船回尼幾尼·諾夫戈洛德。船在伏爾迦河航行。秋天的伏爾迦河呈現在高爾基眼前。紅色的汽船從河上駛過去，河岸是一片黃金色。伏爾迦真是美麗。他吸收這一切印象，就像一個飢餓的人得到了一次飽餐。然而，就在這隻船上，他的小弟弟却包在一塊白布裏面，被一條紅帶纏着。剛生下不久，他便離開這世界走了。

當這隻船停在薩拉托夫鎮的時候，外祖母一個人上岸去埋了他的弟弟——母親的

可憐的遺腹子，外祖母心疼的小外孫。

弟弟的死並沒有給高爾基帶去什麼。他還是一心聽外祖母講好心的強盜和聖人、野獸、鬼怪的故事。一種特別和諧的語調響在他耳邊，溫柔、漆黑、微笑而又充滿了魔力的眼睛閃耀在他面前，雖然到了老年，然而那一口還是非常堅固的牙齒，總是在說故事的時候露出來；外祖母彷彿永遠在她心內爲他燃燒着不會熄滅的、快樂的火

燄。

汽船終於把他們送到尼幾尼·諾夫戈洛德。外祖父來接他們。以後，高爾基又要

在這個他出生的地方度過一些艱苦日子，隨着生活環境的改變，必須在外祖父開的這

另染織店裏留下來了。

二

高爾基外祖父的家，是一個狹窄的令人窒息的環境。這家庭裏面的許多人，正在彼此猜忌，相互仇恨；不祇是大人們如此，就連小孩也不例外。這便是他的外祖父那

一階級的一般俄國人的生活：複雜的家族間的糾紛，矛盾的家族關係，所有這一切，說明了像那樣灰色的生活，本身是多麼殘酷。可是，才過五歲的高爾基還不能被逼迫着把這些接受下來，接受這樣的生活環境，使他以後成功為勇敢的叛逆。

是他們到外祖父家的一天，他的舅舅們鬧着要分家，家產還包括了他母親的嫁奩，因為母親偷偷結婚，舅舅們覺得那嫁奩必須拿出來讓大家分掉。這吵鬧先是醞釀着，終於在他們到家以後不久爆發了。

舅舅們狼一般叫起來，像一羣瘋狗似的圍着外祖父跳喊；外祖父忍不住吼道：

「你們都給我滾到門外去！」

「外祖母痛苦地扭歪了面孔說：『父親，拿他們要求的給了他們吧，那麼，你會得到一點平安了。』」

「『不要多講呆子！』外祖父閃着眼睛叫；這真奇怪，看起來他的個兒多小，可是他却能叫得這般響，有震聾別人耳朵的力量。」

「母親從桌旁立起來，而且靜靜地走到窗邊，向我們大家掉轉了她的背脊。」

「米蓋爾舅舅突然用他的手背擊在他弟弟的臉上了。他的弟弟憤怒地狂叫起來，和他在一塊扭着；他們兩個咆哮着滾倒在地板上面，喘不過氣來，而且相互辱罵着對方。孩子們開始哭叫了，我的帶着孩子的舅母娜塔麗亞野蠻地驚喊着；我的母親抱住了她的身體，拖開她到別的地方去；活潑的小乳母尤珍尼亞將孩子們趕到廚房外面去了；椅子被撞倒了；年青的闊肩膀的特希蓋諾克騎在舅舅米蓋爾背上，同時工頭格利哥洛·伊凡諾維奇，一個禿頭，有鬍鬚，戴着顏色眼睛的男人，靜靜地用手巾縛住了舅舅的雙手。

「他旋轉腦袋，讓他的稀疏的，散漫的黑鬍鬚拖到地上，米蓋爾舅舅是在可怕地咒咒着，圍繞桌子跑着的外祖父在痛哭地喊着：

「『你們這些兄弟們，親骨肉，……你們真不要臉！』

「在吵架剛開始的時候，我就恐怖得跳上了一個火爐，從那裏，我以痛苦的驚惶，留心着我的外祖母在一個小小的水盆裏洗滌着約科夫舅舅的被打破了的腦袋，他這時是在叫着而且頓着腳，而外祖母是以一種憂傷的聲調說道：

「可惡的東西！你們真不比一羣野獸好！要到什麼時候你們才會清醒過來呢？」

「外祖父將他的破襯衫拖上他的肩膀，向她叫道：

「『唉，老太婆，你故意將這些野獸帶到世間來的嗎？』

「當約科夫舅舅出去的時候，外祖母是休息在一個角落裏，憂傷的顫抖着祈禱

道：

「『聖母，你保佑我的孩子們清醒過來吧。』

「外祖父坐在她旁邊，急瞥了那杯盤狼藉的桌子，於是溫柔的說：

「『當你想着他們，娘，而且還想着那小的一個的時候，他們正煩擾着瓦麗亞：

！那一個具有高尚的天性呢？』

「『不要再說吧，存心和善點！脫下你那件襯衫來，我會替你縫補的……』」於

是，外祖母用兩個手掌放在他頭上，親吻着他的額；他——比起她來，他的個兒真是

細小呢——把面孔緊貼在她肩上，說：

「『我們要把他們的份兒給他們，娘，那是顯然的。』

「『是的，爹，這要趕快辦。』

.....

「我不舒服地在火爐上面轉動着，敲下了一個神像，砰然一聲落下來了，響得有一個霹靂似的。」

「外祖父跳上梯階，把我拖下來，而且向我凝視着，彷彿是第一次看見我一般。」

「『誰把你放在火爐上面的？你的母親嗎？』

「『我自己爬上那裏去的。』

「『你說謊！』

「『不，我沒有說謊。我自己爬上那裏去的。我嚇死了。』

「他推開我，用他的手掌在我腦袋上輕輕地敲擊着。」

「『正像你的父親！我不要見你！』

「跑出廚房，正是我求之不得的高興哩。」

正如高爾基在我的童年裏面所描寫的，從這個時候起，他在外祖父家裏開始過着

被虐待的生活，他常常要遇到外祖父的銳利的藍眼睛，紅鬍子，以及那雙被染料侵蝕，如同塗血的手，常常要被外祖父鞭撻，他害怕聽見外祖父的聲音，因為，那聲音會使他戰慄起來，無論如何都抑制不住。就心挨打，而又時常被打得昏過去；也就是在這樣專橫的外祖父家裏，他被教育成了一個最能反抗惡劣的生活環境的人。這對於他以後的生活的影響，當然是無比巨大的。

舅舅們沒有分家以前，吵鬧總在這個家庭中進行。外祖父弄得毫無辦法，終於，舅舅們還是勝利了，於是，這一家人便分開來住，外祖父自己搬到新買的屋子裏。

分家以後，吵鬧並沒有停止。舅舅們還是時常要到外祖父這裏來尋釁，而且，每次都是鬧得天翻地覆；附近的人，幾乎誰都知道卡西林家的這種愛吵愛鬧的作風。尤其是街上的頑童，他們總會聚會在卡西林家門口，調皮地大聲地嚷着：「卡西林家又在吵架了！」

「卡西林家又在吵架了，」由於頑童們的亂嚷，由於那吵鬧的聲音也實在驚人，於是，很快地一條街上的人就知道了，他們都是那種把別人的損害來娛樂自己的人。